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四十回 散符療疫陰功大 掘鼠開疑識見多

詩曰：陰霾太盛日傾暉，怪異頻生正氣衰。
違眾獨施盤錯器，瞿郎無愧揆天才。

話說黃衣之神因白衲道人盤沾，當下答道：「予奉天旨頒行，於五月初旬，博平四州二十三縣遍行瘟疫。胡魅囊妖，各逞其力。凡一概忠臣、孝子、義夫、節婦，存仁積德之家，皆不敢輕犯。所侵擾者，都是那奸臣、逆子，陰險作惡之門。葫蘆、黃囊所貯藥物，遍灑於諸州各縣谿澗井河之內，除良善已外，服此水者盡罹災厄。」白衲人大笑道：「汝三神俱奉天庭差遣。水、火無情，不分善惡，一概施行，甚非上帝好生之念，反不如瘟疫使者福善禍惡，甚合天理，方顯至公順逆之報。」

正說間，漸聞四野雞聲起，銀河斗柄橫，那三位神道齊和一聲便走。這白衲道人兩手攔住二人，抵死不放，單被那黃衣者脫身而去。紅、黑二神大咤道：「老子苦纏，誤了我等大事，豈不懼天曹譴責乎？」白衲道人笑道：「我只為生靈救釋水、火二難，便將我萬刀加身，轟雷擊首，亦所甘心，豈慮天庭之責？」紅、黑二神意欲行兇脫走，奈何這老子道高德重，難以相犯。兩下拖拖扯扯，不覺天色將明。那二神無奈，只得撇下火輪、皂旗、紅黑二囊，化作兩道清風，望空而去。白衲道人滿心歡喜，掘開岩下之土，將前物埋藏，用蒲團覆之，晝夜坐於其上，救了臨淄一州房屋，並淮河千萬人性命。有詩為證：

波濤洶湧欲飛騰，焚溺須知大數成。
白衲委身貽二怪，惠敷黎庶賀昇平。

再說博平所轄四州各縣，於乾封二年五月間遍處瘟疫大行，死者甚眾，故州縣官員奏聞朝廷。此時瞿廷柏車從已臨博平地界，本州官吏迎接入城，至廉訪衙門，權為公署。眾官備言諸州各縣，無分城市村鄉，排家兒睡倒，不惟百姓死亡之慘，便是諸官家眷病喪者相繼。瞿琰道：「天災流行，預當禳解。況州縣衙門，原有醫官承值，何不普施藥餌，救濟沉痾？」官吏道：「何處不建齋設醮，祈禳救度？並不見什麼感應。州縣藥局中聚集明醫高士，遍捨藥劑，也不曾醫的一人痊可。正是有田無人耕種，有屋無人居住，有路無人行走，故則得申奏朝廷，求蠲糧稅。今幸老人大駕親臨，萬民之福也。」瞿琰道：「本司感蒙聖恩，除授今職，正為這事而來。明日即有公文行下州縣，凡我按臨，隨處要取砂黃紙候用，切莫遲誤。」諸官不知其意，唯唯辭去。

次日，瞿琰升堂，博州知縣親送砂紙札到來。瞿琰已寫下榜諭數張，交與知縣，差人各處張貼。令一概病染瘟疫者，不拘官吏士民，給符一紙，燒灰吞下，立刻可癒。此時博州滿城百姓知聞，紛紛然倩人往廉訪司中取符。

這符恰也靈驗的緊，患疫之人，焚灰吃下，頃刻間腹中作響，解下些黃水，便覺清爽，漸思飲食，三二日中，平復如故。瞿琰初時親自給符，次後漸漸人多，應接不迭，將符托與知縣，轉付各坊保正，散與患病之家；戒諭餘剩之符，仍然交納，倘有藏匿者，必染重疾喪身。那縣官、保正見靈符如此神驗，誰敢藏留片紙。這瞿侍中親往各州諸縣巡行已遍，照樣給散符，吞者即痊，不知救活幾千萬生靈，補足了天地間多少元氣。這博平州二十餘縣百姓，各創生祠，妝塑瞿琰金身，四時祭祀，以報其恩。這是後話，按下不題。

再表瞿侍中七月內離卻長安，至博平來，又是半載。此際見各州百姓俱已寧靜，總章二年正月回京復命，進朝見天子，山呼舞蹈畢。天子慰勞道：「博平百姓，盡罹大疫，賴卿之力，周全億萬性命，卿亦勞劇之甚！」瞿琰俯伏道：「臣憂弱賢子，感蒙聖恩，錫以重爵，代國濟民，何云勞劇？臣至博平，往返遲滯，有違欽限，乞天恩垂鑒，赦宥逗遛羈縲之罪！」天子龍顏大悅，又道：「自卿去後，中宮即染內疾，遷延幾月，不能與朕同朝視政久矣。朕思卿既能治疫，則諸疾亦能攻療否？」

瞿琰道：「臣之符，諸恙可治。娘娘龍體不安，臣明早書符進於璇宮，娘娘用無根水吞下，瞬息便能痊可。」瞿琰正待謝恩出朝，忽內侍傳出國母懿旨，召瞿侍中入宮，診脈用藥。瞿琰道：「臣之藥與諸醫不同，不用那望聞問切，只書對症靈符，立能奏效。」天子道：「中宮既宣卿面瞧病症，焉可不往？」

瞿琰俯伏謝罪，慌隨內侍入宮，舉目細觀，宮中景致十分壯麗。但見：

雕樑畫棟，永巷瑤齋，四圍粉壁塗椒，遍處椽椽飾玉。龍牀垂錦帳，層層金碧輝煌；鳳枕覆鴛衾，靄靄麝蘭旋繞。穿宮太監身衣蟒，近座昭儀貌若花。

且說瞿侍中進於瑤齋之前，見武后頭裏龍紋玄色之帕，身穿翠服，憑几觀書。宮人報入，武后宣瞿琰進齋，俯伏山呼。

武后笑道：「椒閣之中，不須行此大禮。」令宮人扶起，賜錦墩坐於几側，細問博平事體。瞿琰逐一奏聞。武后道：「煩卿保全黎庶，不日奏過官家，必行升擢。」瞿琰頓首謝恩。

武后道：「自卿去後，朕偶染一篤疾，已經數月。每一晝夜，三五遍胸膈作疼，最難禁受。御醫院諸生雖用藥調治，隨止隨發，勢無定期。近日來愈加劇痛，朕覺惶惶，勢甚狼狽。煩卿細診脈息，果是不起之症，卿當直陳，毋隱匿，以誤朕事。」

瞿琰暗思：「脈理深奧，未得真傳，豈可遽行診按？如竟辭不諳，反激其怒。大率婦人之疾，多根於氣。若究得病之源，竟以惱怒髮揮，必中其竅。」當下籌畫已定，復奏道：「臣醫術以望聞問切，為視病之本。臣觀娘娘血華龍顏，聲清神足，瞻視有常，語言循序，乃壽徵也。正當躬修聖德，輔助至尊，總理萬機，以致太平之治。何因微恙，便云不起？待臣細診龍脈，對症用符，片刻奏功。」武后大喜，令宮人取龍錦之袱，放於幾上，伸出如牙似雪、溫香玉潤的一隻右臂來，令瞿侍中診脈。

瞿琰凝神閉目，將兩指搭上，診視一回。武后又舉起左臂看罷，瞿琰俯伏於幾案之前。武后忙舒春筍般纖纖玉指，輕輕扶起，賜坐再談。瞿琰道：「臣按娘娘龍脈，肝息帶弦，尺關洪扎，似乎惱怒中所染之恙。臣用寬胸開鬱靈符，娘娘服之，頃刻見效。」武后大悅道：「妙，妙，妙！卿醫可稱國手，雖古之扁鵲、華佗，莫能過也。且莫談卿之符藥靈驗何如，但觀切脈之神，宛如目睹，豈不令人敬服！只為著親姪周國公，朕前念椒房至親，奏過官家，委以國政，兼署錢糧武庫事務。八月中，朝廷欽差薛郎將統領人馬，征剿高麗，彼面奏官家，說軍中器械不敷，聖限緊迫，懇發御林武庫中兵器，暫給眾軍，候奏凱之日，交納補足。官家允其奏疏，令國姪開庫給與。誰想這庫，自先帝用魏徵九功舞偃武修文之議，即收兵器藏貯庫中，幾及二十餘載。前啟鑰看時，但見桿棒堆疊滿地，不見刀斧槍戟之影。官家聞奏，已自駭然。臣耐這一伙狂妄好事書生，捏黨上疏，誣劾國姪恃寵橫行，藏匿兵器，意圖他變。朕此時見了奏章，猛然怒激，胸膈中便覺疼痛。卿言及此，切中病源。但不知果能痊癒否？」瞿琰道：「娘娘症候，不過是疥癬之恙耳，何勞聖慮？」武后道：「卿藥甚時可得？」瞿琰道：「聖躬有恙，臣子寢食不寧，豈容遲緩？」賜臣砂、紙札，立刻可獻。」武后令宮人捧過筆硯、砂、黃紙。瞿琰書罷符篆，便欲辭去。武后道：「卿少年雋拔，豈不知臣子事君父之理乎？」

瞿琰道：「臣事君以忠，子事父以孝，乃三綱五常之理，臣豈不知？」武后微笑道：「卿既知綱常倫理，湯藥親嘗之論何在？今日天色已暝，留卿暫宿宮中，焚符整藥，調攝朕躬。還煩參酌國姪庫中亡失兵器一事，卿毋辭退之速。」瞿琰心下已解其意，忙俯伏奏道：「臣用符藥，單取那陽健陰柔之妙，方奏奇效。不然，徒用無益。」武后道：「何為陽健陰柔之妙？」瞿琰奏道：「比如娘娘龍體，秉坤順至柔之氣如用藥，宜選陰人，於亥時陰旺時分，汲無根水，焚符調和，伏侍娘娘服下，俄頃見功。又如臣等螻蟻之軀，倘用藥時，必須陽人調攝，才有實效。若使陰陽混淆，此符有何靈驗乎？」武后道：「聆卿析言，已知陰陽化工之理。但交亥刻服藥，這時候尚有餘暇，與卿一談，以祛睡魔可乎？」瞿琰道：「臣得侍龍顏，親聆珠玉，臣無任感戴。然聖體未藥之先，不宜嘉言，以亂神氣。須默坐觀想，則藥奏功甚易。」武后是個聰明絕頂的皇后，見瞿琰屢屢危言求退，心下反喜他是一少年英哲真誠君子。又暗思符藥、或用陰陽之術，似亦近理，故不復逗遛，令中貴官二員、宮女四人，執金蓮寶炬，送歸私第。瞿琰叩首謝恩，正待出宮，武后又宣轉，叮囑道：「臣姪周國公失去軍器一事，煩卿留心詢察，倘有蹤跡，必加卿以不次之賞。」瞿琰領旨出

宮，逕回。劉樞密院中來，厚贈中貴宮人，回宮復旨。

當晚，劉仁軌兄弟敘情，彼此將往事說了一番。瞿琰道：「皇后以周國公武庫失兵器重務，委弟詢察。弟想這事實為特異，難以稽查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昔日你爹爹在日，將一切藥書授我，曾於《本草大全》上見一種異藥，名為鼠賓鼠，善能食鐵，其腸可為利劍，價值千金。兵器庫中鎮以石狻猊，則無此鼠之害。以我度之，莫非今日亦是這光景麼？」瞿琰道：「大哥何不以此說奏明朝廷，亦見博古之才？」劉仁軌道：「《孟子》云：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。古本雖載此說，未可必其真否。如孟浪奏聞，倘庫中無跡，反獲誑君之罪，是以不果耳。」瞿琰道：「大哥所議，乃老成斟酌之見。然著述書籍，必是老師宿儒、高人達士之筆。若無稽考，徒傳問益？明日待弟宛轉奏聞皇上，其說在於有無之間，且開武庫試尋蹤跡，有則古典不訛，無亦不欺於上。」劉仁軌點頭稱善。弟兄們商議後，又經數日，中貴官傳國母懿旨，宣瞿琰入朝。武后道：「前服卿神劑，朕宿病即痊，已曾轉達至尊，擢卿爵秩矣。」瞿琰道：「君父有恙，剖肝割股，臣子之職當然。既娘娘龍體痊安，洪福所致，臣何功之有？」武后道：「朕危症復瘳，實賴賢卿符藥之神，何謙抑如是耶？前因國姪武庫之失，托卿詢察，曾有主見否？」

瞿琰道：「臣前奉旨，為周國公查考武庫所失物件，實無蹤影。臣聞人言，禽獸昆蟲之類，亦有食鐵者。臣細思其說荒唐，不足深信。然宇宙間常聞怪事，容或有之。求娘娘傳旨，委國戚與臣等同入武庫一觀，或失或存，便知的確。」武后大喜，就於御案上寫下旨意，宣周國公武承嗣、吏部尚書盧承慶、侍中大夫瞿琰、侍中張文靜、中書令郝處俊，率軍校百人，同至武庫，復查所失軍器。旨意一出，滿朝臣宰盡笑武后之癡，連武承嗣亦暗中疑惑。當下奉了玉旨，相約五位大臣，同往武庫。中來。管庫官吏開了鎖鑰，眾人齊入看時，但見桿棒堆積滿地，並不見尺寸之鐵。眾人四散觀望，滿腔子懷著竊笑，都道：「國母心癡，信這稚子虛談詭說，空在此鬼混。」這瞿琰留心尋覓，自前廳轉至西廡，只見貼牆屋柱邊有一小穴，光溜溜似有物出入的模樣。瞿琰令軍校用鐵鍬掘將入去，掘至五尺多深，其穴又轉一彎，就隨彎掘下去數尺有餘，又轉一彎。瞿琰看了，暗忖個中必有奇物，又喝軍校歇下，隨彎倒曲，共有七個穴道，約有三丈之深，只見一坑，方圓九尺五六，四圍光潔可愛，中間橫鋪一榻，乃紅土堆就的，宛似人家牀帳。

瞿琰看了，更是駭異，上前細看，土榻之上，居中乃三片赤泥，側通一竅。瞿琰仔細端詳，心下甚喜，令軍校周圍張物佈置，跨上土榻，親自動手撥開赤泥，只見二鼠端伏於中。但見：

深坑屈曲，赤土玲瓏。蹲臥處光淨無塵，出入徑峻峭有景。圓耳細目，視聽極聰；平額闊唇，行藏最滑。淡青頭尾，似斷續之雲；潔白身軀，如平堆之雪。

那二鼠猛然見了瞿琰，急縱身躍起，早被軍校舉布袱罩了，緊緊攥定，一齊歡喜道：「今日才出庫中執役之枉。」張文靜、郝處俊笑道：「凡鼠種類不一，處處有之，何以知其食鐵？乃妄誕之事耳。」武承嗣兀自不信。瞿琰喚軍校拿銀絲籠一個，將二鼠捉入籠中，回朝復旨。

次日早朝，天子坐於前殿，武后垂簾聽政。周國公武承嗣、吏部尚書盧承慶、侍中張文靜、中書令郝處俊侍中大夫瞿琰朝見畢，武承嗣將庫中所擒之鼠，奏聞天子。武后令取過鼠籠，驗其真偽。武后看罷，笑道：「瞿侍中足有卓見，此鼠圓耳細目，闊嘴平額，頭尾皆青，遍身雪白，亦為世間罕物，可有名否？賢卿又何知其能食鐵也？」

瞿琰正欲答應，旁邊轉過中書侍郎許敬宗執簡當胸，向前啟奏。

不知所奏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